



維和部隊之亂

軒轅伯

金融海嘯令全世界的經濟系統混亂不堪，但其影響在這兩個月來已不止在經濟方面上呈現；在國家的層面，不少地方治安敗壞、犯罪率上升；而在國與國之間的層面，紛爭則極可能會持續升級。

現時，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一方面有很大財政壓力，而另一方面亦愈來愈難要各國真的提供軍隊士兵；大部分發達國家一向只願意付錢，不過這些國家最近也在想盡辦法，找藉口來減少對聯合國的金錢支援。

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隊然是由很多國家的人員組成，然而拿組成名單看一看，你便會知道這隊「大軍」壓根兒沒有發達國家的「實際」參與——十一萬二千個維持和平部隊的人員當中，提供最多士兵的前三名，分別是：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印度的軍人，人數八千多至九千

陳天權

共濟會

當你經過中區堅尼地道時，有否留意在纜車路軌旁有一幢幾乎全無窗戶的建築物呢？

這座「神秘」的建築物由被視為「秘密會社」的共濟會擁有，該會前身可追溯至歐洲中世紀建造教堂和城堡的石匠，他們有獨特的人會儀式，又規定會員身份保密，會員之間靠暗號來識別，增添了神秘色彩。丹布朗的新書《所羅門鑰匙》便以共濟會為主題探尋一段隱秘歷史。

自從十七世紀共濟會接受貴族和知識分子為名譽會員後，逐漸向歐美各國擴張，其活動也不再神秘，會員也不刻意隱瞞會籍身份，並積極參與慈善籌款，以洗脫「秘密會社」之名。

香港開埠不久即設立共濟會分會，在泄蘭街建了一座會所，名為雅仁會館，但二戰期間被日軍炸毀，戰後於堅尼地道一號重建，外貌像銅牆鐵壁，只有下方開了少許窗戶。外牆可見共濟會的曲尺和圓規標誌，並有「共濟會中心」的字樣。

香港有不少名人曾加入共濟會，羅便臣、麥當奴、卜力這二位總督及多位署理總督都是名譽會員。華人會員中最著名的是何啟和韋玉，現今則以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和前立法局議員黃匡源最為人所知。共濟會的會員均是男性，入會者需信奉萬物有一主宰存在，並奉行道德操守，以博愛、仁濟和崇真為原則。該會並非宗教組織，亦不再討論泥水石刻，但仍保存了傳統的術語和入會的禮儀。



位於中區堅尼地道的共濟會中心

無賴

林家琦

不知你會不會以為，往看演藝節目目的，都是有教養、有文化的一群？我最近往聽幾場演出，見到有幾則無賴事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眾所周知，一般古典音樂會都不許攝影，而場館亦會在演出前，提醒大家不要錄影或錄影。可是，不知是否網上世界太豐富，引發起大家盜錄的心態。最近多次在一些高檔的音樂會見到有觀眾在偷拍。最離譜一次，是本月初Hong Kong Arts Festival天后小野麗莎的音樂會。一群「膽大心細面皮厚」，不論年齡、性別、衣着華麗與否和所處票區位置的觀眾，趁場館人員不為意時，以極速輕觸一下快門。有些眼明手快的票務員，會即時飛奔到「肇事現場」，但說時遲那時快，那邊廂已出現另一位行兇人士了。只見整場音樂會，不時有工作人員制止觀眾偷拍（筆者亦看不過眼，探頭叫前面座位的不要拍攝）。香港人呀，我們的道德和文化去了哪裡？另有一次，發生在中場休息時間。一位保安人員捉着一名觀眾，觀眾氣沖沖的指着入口處叫人不要攝錄的警告牌，大大聲的跟保安員詬譁，說告示列明不可用攝錄機盜錄，而他用的是小型手提式錄影機、性質不同，所以保安員沒有理由阻止他拍攝！好一名無賴！

又有一次往看話劇。入場時票務員已向觀眾說明演出中設中场休息，若要上洗手間，應在進場前解決，如中途離場，觀眾將不能返回原座，要在最後排站至劇終；而相關資料，亦張貼在入口當眼位置。誰知話劇演至一半，劇場內突然傳來觀眾跟場館人員的謾罵聲，罵人者一點妨礙演出的歉意都沒有，反而越罵越大聲，連坐在前排的觀眾也能聽到。原來該名觀眾中途離座，及後工作人員禁止她返回座位時，這名觀眾便心有不甘，想以聲奪人，希望用聲浪來令工作人員尷尬，迫工作人員就範！又是一名無賴！這些小故事，看來好像無關大局。但想深一層，這些觀眾正反映着香港人的文化修養。你原以為看演藝節目目的，都是高格調的一群嗎？原來也有很多無賴！



舊產

「白芙蓉」

石珍稀

李英豪

筆者除了酷愛福建壽山石中的「田黃」外，其實對另一些珍罕美麗的品種也同樣愛不釋手。例如「明澤如脂」（高固齋語）而質細凝靈的水坑石精品（像純淨無瑕的黃水晶凍、坑頭天藍凍、「瑩潔無類」（清代毛奇齡語）的坑頭魚腦凍和「紅光咤然」的坑頭桃花凍等），以及溫潤凝膩似一級白玉的上品山坑「白芙蓉」（本來有更罕貴的「紅芙蓉」，但極少，以致使人認為「根本上無紅芙蓉存世」），皆使人感到心醉神往，不禁讚賞「天遣瑰寶生閩中」。

上品「白芙蓉」石甚少，清代名家舊工所刻的獸紐印更難遇見。如附圖的「白芙蓉」母子獅紐方印，乃晚清名家傑作；不但其雕藝精湛，神態活現，最重要是石質柔細光潤如玉。

這種級數的舊坑「白芙蓉」，主要產自「天峰洞」（傳乾隆時期被某將軍霸佔，故又通稱為「將軍洞」，位於加良山頂）。

後來，因為洞塌陷，以致上品「白芙蓉」絕產，現今所藏與傳世的該洞上品印石，均屬百年以前的舊物。至於三十多年前在附近新闢的礦洞，所產之芙蓉石質素、色調等方面皆與舊物大有距離。其實，並非所有芙蓉石皆為可取的石印和石雕材料；大多數不是色較灰黯或白者不純淨，就是含雜質（如細砂），此乃一般芙蓉石的通病。



肉與飯不宜同食之理由

思 健



吃剩的飯菜若不置於雪櫃內，會很快發酸變質。同理，食物若積蓄在人體腸內，不及時排空，也會腐化產生毒素。

肉類是高蛋白質食物，飯同穀類為澱粉型食物，兩者同食會加倍延長食物在消化道的排空時間，因此也為腸內有害細菌提供了營養和繁衍的溫床。初有學者提出飯與肉不宜同食，有人不以為然；東方人餐桌上有肉，與米飯同吃了幾千年無事，學者之言似有嘩眾取寵之嫌。然冷靜思索分析一番，此觀點有其科學道理，要是前人能改變飲食習慣，非但更為經濟合理，或許還可活得更健康更長壽。

先從吃肉談起，人類的祖先——猿，本來就是不吃肉的，因為牠們的腸道比較長，不像肉食動物獵食後，短腸能將殘餘腐化的肉食迅速排出體外；而且猿類的胃液酸度只及肉食動物的一半，若硬吃下去，也無法迅速消化肉食。人類腸之結構與猿相似，雖經長期進化，肉類也變為熟食，但根本上還是不能以肉代糧。

將肉當菜佐飯吃，更是人類僅有的錯誤飲食習慣。你有否見過動物一邊吃肉一邊吃飯的？除非人類強加給牠們吃。肉類蛋白質的分解須在強酸環境下，而五穀澱粉之消化則相反在鹼性環境進行。肉飯組合忙煞了胃腸，還被迫將澱粉的消化功能延後。其結果是澱粉引起糖類發酵及腐敗，滋生百毒。

校園

校園孩子眼

責任編輯：何曉明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假期停刊）

聞聞新天地

登山遊記

勞工子弟學校 中六 鍾家騏

巴士在山腳停下。在我和我同學眼前的，是一條長長的斜坡。

很明顯，從我邁開第一步起，我就必須要我用我的雙腿走過今天。

陡峭的坡度彷彿要索命似的。斜坡朝山上蜿蜒伸展開去，彷彿沒有盡頭。山道兩旁伴着我前進的，只有那些看上去全沒有兩樣的樹木。突然，一座荒廢的大屋在我視線內出現；相對周遭的景物，這間大屋無疑更能吸引我的目光。大屋的鐵閘被一個生了鏽的鎖鎖上，我從閘外窺看，大屋那種若隱若現的感覺，令它倍添神秘感。

離開大屋，中途經過一座涼亭。站在涼亭的位置，可以遠眺美麗的維港海景。眼前的宜人風光，加上我那被斜坡摧殘着的疲憊不堪的身軀，令我真想就這樣躺在涼亭裡不再前行。這時，我身旁的同學拿着大包小包的行裝，拖着沉重的腳步也陸續來到涼亭歇息，我忽然覺得我們有點像生態紀錄片中那些成群遷徙的動物。

再度繼續行程，這次我細心留意道路指示牌，才知道前面還有一條很長的階梯。那階梯既曲折又漫長，看上去有如一條巨大的蟒蛇，兩旁長滿雜草；踏着階梯前進時，恍如正步向一個未知的領域，很有尋幽探秘的探險味道。由於前路彎彎曲曲，令我看不見盡頭在哪裡，我只好一邊喘着氣一邊硬着頭皮繼續往上走。

終於登上了山頂，這一刻，是自我出發以來期待已久的時刻。當我不禁大大地呼出了一口氣時，眼前的景象卻讓我湧上腦袋的熱血一下子降了溫。

放眼望去，山頂一片荒蕪，只有零落的數個燒烤爐，像在冷眼地瞪着我這個入侵者。我失望地繼續在山頂各處遊走，發現那兒有不少廢棄的戰時古蹟。猶幸這時風和日麗，陽光普照；可以想像，若碰上天陰濕冷，這兒將會顯得格外陰森。我忽發奇想，若將這些建築物改建為士多又或是展覽館，相信會為登山的旅人帶來一點溫馨。來到山頂另一隅，有一片寬廣的空地，使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放眼望去，眼前竟是一幅繁忙的維港景象，與涼亭所看到的景象相比，這裡的視野更寬大，真使人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感覺。登山時產生的抑鬱感和疲累，都因眼前的景象而一掃而空，令我有莫大的成功感。

不管是陡峭的斜坡還是爬不完的階梯，有了這一刻，那些辛苦已不算得什麼了。

我導嚮着妳貼服的心。

妳我相偎於黃粱的夢裡，
妳有妳的，我有我的，思緒；
妳離開也好，
最好你留下，
在這黑暗中纏綿的青枕！



書名：《鬼馬香港》
作者：傅俊偉
出版：HULU Concept Limited
出版：二〇〇九年二月

全書共收錄了七十多幅照片，部分照片曾在雜誌上發表過。翻開這本攝影集，一定會覺得香港真的很「鬼馬」。

隨影

仿作徐志摩《偶然》

梁式芝書院 中七 張小玲

妳是足心下的一抹影，
默默舒張在我的曲徑。

妳不必控訴，
也不必高興，

書海遊蹤

元和

《鬼馬香港》

用「鬼馬」二字來形容香港，的確可以令人聯想到很多有趣的事。但若若要表達出香港的「鬼馬」，卻真的不易。

怎麼樣的香港才稱得上是「鬼馬」呢？一個只穿着T-back的地盤壯男站在建築地盤內，是鬼馬嗎？一隻怪手，從提款機內伸出來整理提款機，是鬼馬嗎？一個老伯坐在欄杆上「練功」，是鬼馬嗎？一班玩Hip Hot的青年在欄杆上爬來爬去，是鬼馬嗎？許多時候，僅是一個簡單的畫面，就可以令人會心微笑。

《鬼馬香港》的作者是一位攝影記者。他善於捕捉一些有趣的鏡頭，將香港「鬼馬」的一面，用自我的相機拍攝下來。無可否認，一幅好的照片，所表達的內容勝過千言萬語。

聖誕禮物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十一年級 王卓瑜



水壺（粉彩紙本）

鴨脷洲街坊學校 一年級 張詩詠

穿耳環早已被認定為是一種潮流。走在街頭就能夠看見無數熙來攘往的人，耳珠裡都別上林林種種的耳環；在商店裡也總有各式各樣的耳環吸引大家的視線。當然，要戴上這些令人羨慕的美麗的耳環，首要條件是耳朵上要有小洞。所以，我這一年收到的聖誕禮物，不是玩具也不是書本，而是在耳朵上開的兩個小洞。

那是一個星期天，我和姐姐來到了一家擁有國際知名品牌的飾物店。早已做好心理準備的我，一踏進店門，腦海中不停回想的是其他朋友對穿耳洞的評論：「就像被蚊子咬了一樣！」有的則是：「一陣陣的痛楚慢慢地通過身體，使我不由得顫抖。」

標榜「專業穿耳」的店員讓我和姐姐選好耳環，然後坐好，替我的耳朵作消毒，小心翼翼地量度打洞的位置。消毒藥水的氣味把我以前在診所裡打針的恐懼回憶翻找了出來；毛骨悚然的幻想不停在我腦袋中游來游去。突然，「曄」一聲，腦袋變成一片空白，我左邊的耳珠已戴上了一顆藍色耳環，但我沒有任何感覺，也沒有感到什麼痛楚。

只是，我開心得還太早了。當我的右耳進入打洞程序之後，我的感覺竟然完全不同！我只感到堅硬的耳環的長針慢慢地鑽進耳珠的肉裡，並同時傳出一陣陣的令人麻木的痛楚；再加上隨後的消毒過程，我覺得我耳朵在大大地受罪了，真的十分不舒服。

不過，無論如何，我的耳朵終於戴上了穿耳的耳環。姐姐拿出信用卡去付帳，她對我說：「你不用還錢給我了。聖誕快樂。」姐姐的這份心意，我滿心歡喜地照收不誤了，這是一份與別不同的聖誕禮物呢！

不容有失

葉澱澱



筆者與同事理首撰寫一個大型項目計劃書，當中最頭痛的是要為整個項目做預算。還記得在一次會議中，有同事懷愾之際將數頁計劃書捏成球狀，丟在地下。（A colleague of mine was so frustrated that he just balled several pages of the proposal into a wad and threw it away.）「ball」

作名詞，多指球體，若我們視「ball」為動詞，它則有「捏成球狀」的意思。那次會議，我們只能將一個大約估計的數目寫下來。（We gave a ballpark estimate of the project.）「ballpark」有粗略、約略（但大致正確）估計的意思。懊惱，只是一刻的情緒反應，我們最後還是完成了整份計劃書。最高興的是，項目得到資助！

當我們得悉計劃書獲接納後，就意味着要承擔重要任務。（We had to carry the ball.）「carry the ball」有挑起重擔的意思。接下來要做的，是按計劃書內的時間表開始動工。（We had to set the ball rolling.）「set the ball rolling」指的是開始某種活動，在上述情況，就是要開始有關項目。

進行這個大型項目，同事們要分工，接下項目的各項有關工作。（My colleagues had to take up the ball.）「take up the ball」的意思是接在別人後做事。更重要的是，要確保項目並無中斷，有所進展。（The team had to keep the ball rolling.）「keep the ball rolling」就是指要活動無中斷。

記得在這次項目管理的過程中，筆者最常說的是：「Don't drop the ball!」。「drop the ball」指的是因為沒有認真做事或負起責任而出錯。

想不到，項目管理與「球」竟有如此關係。

雪與我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郭智英（香港大學交換生）



地球上，有一個地方，位於東經139度至142度（與日本首都東京位處同一經線，相距四百五十公里），北緯38至41度（與美國紐約、中國北京、土耳其安卡拉、西班牙馬德里位處同一緯線）。每年冬天，這個地方都會被厚厚的白雪覆蓋。這個地方，就是日本東北部的秋田縣。

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時，我經歷了人生中的第一場大雪。那天，我在飯後小睡中，隱約聽見窗外有人用日語叫着：「下雪了！下雪了！」睡眼惺忪的我不知從哪裡湧上一股幹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起床、打開窗戶、跳出露台，眼前白茫茫一片，大片大片的雪花不停飄下，落在我的手掌上。第一片雪花瞬間溶化，那種感覺很奇妙，像在夢境中一樣，我至今仍難以忘懷。

秋田的雪，一般會由十一月月中旬一直下到翌年的三月上旬，氣溫徘徊於攝氏零下八度至攝氏五度之間。在這一百多天的白雪世界裡，我參加過學校的滑雪班和大量的戶外活動，在滑雪學校和寄宿家庭成員的幫助下學會了滑雪、玩滑雪板、雪兜和雪地水泡，試過穿着雪鞋踏着短雪橇，以蹣跚的腳步向前走。我已經試過不同難度（初級、中級、高級）的滑雪道，也穿過各式各樣的滑雪裝備。

值得一提的是，我坐過很多有蓋和無蓋吊車，到過不少山頭。在吊車上，我總會一邊「緊握扶手」，一邊欣賞美麗的雪景：白雪皚皚，把大地層層覆蓋，每一道山坡都變成滑雪場和滑雪梯……站在田澤湖高原滑雪場的頂峰，恬靜的環境偶爾被風聲或滑雪聲劃破，四周被群山擁抱，高原下原本廣闊無邊的田澤湖頓時變得十分細小，實在蔚為奇觀。我不得不得驚嘆：「大地在我腳下！」